



初冬的一个夜晚

山东人民出版社

初冬的一个夜晚

山东人民出版社

一九六三年·济南

初冬的一个夜晚

*

山东人民出版社編輯出版（濟南經9路勝利大街）

山东省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001号

山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山东省新华書店发行

*

書号：3913

开本 787X1092毫米 1/32·印張5 1/8·字數 99,000

1963年12月第1版 1963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0

統一書号：T 10099·934

定 价：（6）0.42 元

內 容 提 要

本書編入了近年來本省作者的九個短篇小說。

前六篇都是反映當前農村生活的。《丹丹》《含羞草和山里紅》《初冬的一個夜晚》，塑造了我們時代的農村新人物的形象，歌頌了他們的優秀品質。《在大路上》《妹妹》《兩家集》，揭示了農村中兩種思想、兩條道路的鬥爭。《站在東山頂》和《深情》是反映工人生活的，作品表現了工人階級大公無私的優良品德和支援兄弟國家建設的高度勞動熱忱。而《戰士》則通過部隊一個新戰士的描寫，表現了他如何在群眾中受到深刻的思想教育。

目 录

丹 丹.....	林音頻(1)
在大路上.....	牟崇光(23)
妹 妹.....	曲延坤(41)
初冬的一个夜晚.....	张相林(64)
“含羞草”和“山里紅”.....	于良志(74)
两家集.....	梁兴晨(91)
站在东山頂.....	方 晓(118)
深 情.....	赵梦霆(136)
战 士.....	张 揚(146)

丹 丹

林 音 频

一

秋天給牛田畝披上了斑斕的新妝，山草生長旺盛的時節已經過去了。每天清晨，只要沒有狂風暴雨，七十五歲的秦老爹，總還是揹着他用了十几年的特制大草筐，牽着隊里的白鼻子黑母牛，上山去放牧。他喜愛牲口，尤其喜愛牛。一個靠土地生活的莊稼人，怎麼能不喜歡相依為命的牛呢？但是，對秦老爹來說，這不是唯一的原因；他喜歡牛，還因為牛是一種忠厚老實又通靈性的畜牲。秦老爹喜歡忠厚老實、循規蹈矩，對牛是這樣，對人更是這樣。他創立了他的門庭和家業，他的人生態度也就成了他的家風。

這天傍晚，他照例把牛放得飽飽的，又割了一尖筐草，穿過懸吊着黃色“紫酥”的梨行，繞過綴滿嬌嫩欲滴的“八月白”桃林，走下山來。

秦老爹雖然已有七十多的年紀，但看上去也不過六十左右。他的身體粗壯，步態穩健，低沉的胸音里元氣充足。傍晚收工回家的人們，在路上遇到他，都尊敬地親熱地和他打招呼。秦老爹癢一癢掉了門齒的嘴唇，微微點頭，臉上漾開

一种庄重慈祥的笑意。

秦老爹的一生历尽了坎坷。他早年丧妻，当爹又当娘，一手把三岁的儿子拉扯大。儿子铁柱的命运和老头子相仿，长大成家以后，媳妇生二胎落了个不治之症，转过年就离开了人世。在秦老爹处世态度的影响和家教的管束下，铁柱所有的智慧似乎都变成了无穷尽的气力，老实得过了杠。老头子不满儿子的粗手笨脚，因此独揽了拉扯孙子的义务，他好歹已经有了在苦难中抚养后代的经验，也就乐于挑起这付重担。现在，秦老爹的大孙子在县商业局工作，小孙子在海军中服务。只有大孙媳妇在家守着爷爷和爹，侍候老人。秦老爹身强力壮的一生中差不多总是伺候土地、伺候人，到了晚年，他才能仔细品味一下由女性能干的巧手和体贴入微的细心带来的幸福和乐趣。秦老爹当之无愧地做了一家之主，不独在生活中有后辈的侍奉而且能按照他的心愿、他的理想来安排家务。

现在秦老爹来到自己的家门前，他放下大草筐，把黑母牛拴在门旁的小树上。恰恰这时，一个光脊梁的中年汉子，上身露出大块大块鼓凸出的肌肉，挑着一对大木甬从门里走出来。这就是秦老爹的忠厚老实言语木讷的儿子铁柱。

“爹，你小孙子来信啦。”儿子讨好地说。

“找人看没有？”

“等你老人家回来哩。”

老家长随便“唔”了一声，向门里走去。

院子不大，却十分整洁。木槿树上缀满紫色的、白色的

花朵，堂屋門側的晚香花送出幽香。院子里的石台上并摆着两只小碗，一只碗里是炒螞蚱，另一只碗里是腌韭花、蘿卜咸菜。碗旁边有一封沒拆开的信。

秦老爹撿起信，向在鍋屋里忙着办飯的大孙媳妇卢翠英說道：

“你爹回来，叫他先吃，就說我吩咐的。我到队里去央个人念念这信。”

当夜色逐漸昏暗了的时候，秦老爹才从外边兴匆匆地走回家来。他看見身材魁梧的儿子象一尊塑象似地在院子里默默地坐着，个性溫馴、嫻靜的孙媳妇坐在堂屋門口納鞋底。他兴高彩烈地对卢翠英大声說：

“他嫂，你寻思你兄弟說的啥？他快送你兄弟媳妇回来啦！往后，可有个給你做伴的了。你妯娌俩可得和和美美地过日子呀！”

秦老爹虽然喜欢喝两盃，酒量却不算大。这天晚上，他醉了。酒后精神很亢奋，他不想睡觉。他和儿子同住在一間屋里的两张床上，他想和儿子談談。这将是一场既严肃而又愉快的談話，因为这个家庭中就要增加一个新成員。凡是遇到有关重大家务引起的談話，秦老爹总是不顧儿子已年过五十，叫着儿子的小名。

“鉄柱，你睏嗎，咱爷儿俩啦啦。”

“唔唔，”对面床上，发出了一声犹如鼓槌打在鼓膛中心的噹噹声。

“你說，这海上的閨女跟咱山里人是一号性体嗎？”秦老

爹满怀期望地发問。

“不知道。”

“听说，东边靠海的去处，日子过的富裕，这闺女到咱这山沟沟来，能过服了没？”

“这可说不上。”儿子说了一句老实话，但是当猜到老人的心意后，就又补充了一句：“还有啥不服的！能服了。”

“铁柱，”秦老爹似乎满意儿子的答对，又提出了一件事：“听说海上的人家跟咱不是一个风俗，海上人有些……”秦老爹一时找不到一个适当的字眼，说不出口。

儿子依然用肯定的语气说：“不碍，爹，你老人家犯不着操这份心。”

秦老爹嘴上没说啥，心里却有些不以为然。

二

五天以后的一个傍晚，秦老爹从山上放牧归来，刚刚跨过山脚下的小河，就看见从南边山口斜插过来的山道上，走来两个人。看去两人肩上仿佛都扛着很重的物件，迈的步子又大又急。秦老爹催赶牲口紧走几步，恰好在村头上截住了两个远途赶来的青年人。他似乎有一种预感，知道来的人是誰。他还没有来得及看清楚对方的脸孔，这个头戴圆顶帽，身穿海軍軍官服的青年就高兴地叫道：

“爷爷，爷爷！呵，你老人家还这么壮实！”

“哦，孩子，是你，你爷爷没猜错。”秦老爹乐呵呵地说，并且仔细端量着孙子的身架和脸孔：“嚯！长成了一个山

里大汉子啦。这跟你一起的是你办饭的？”

秦老爹說这话时，青年軍官的爱人，一个名叫丹丹的青年妇女，放下了沉重的大柳条箱，“噗哧”一声，随后又忍不住格格地笑起来。她猜到“办饭的”一定是指的自己，这是她第一次听到有人这么叫她，她觉得好笑。

秦老爹微微一怔，不在意地皱起双眉。

青年軍官知道这是爷爷不悦的表示，丹丹刚才的笑大概已经触犯了老人家。于是赶紧遮掩說：

“丹丹，过来見見，这是咱爷爷。”

“爷爷！”丹丹咬着嘴唇，忍住了笑。后来又深深地补鞠了一躬，大概这是蓦地想起了爱人一路上一再的嘱咐。

“你家里的叫啥大号？”秦老爹似乎有些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尊严地詢問孙子。

“爷爷，她叫丹丹。”青年人稍微把声音提高了些。

秦老爹不滿意地嘖嘖嘴：

“多蹊跷的名：登登，登登！咱山里人可沒叫这号名的！”

孙子试图糾正，溫和地說：

“爷爷，是丹丹，不是登登！是丹凤朝阳的丹。”

“反正别扭、拗嘴。——唔，淨在这埕站着干啥，还不家走！家貴，把你的鋪盖发給我。”爷爷老当益壮毫不示弱地拍拍肩膀。

“不用，好沉哩。”家貴說着，行李已經上了肩。

秦老爹走过去提柳条箱，他以为柳条箱的分量沒有多么

重，沒使足臂力。柳条箱只擦着地皮稍稍移动了一下。当秦老爹詫異地瞪着眼的时候，丹丹已經弯腰把柳条箱扛在肩上了。

“好！行！”秦老爹的脸上露出笑容，看着孙媳妇頎长结实的身軀，第一次在心里默默称許。但是那柳条箱的过分沉重又止不住使他心中好奇。他赶着黑母牛，在后边相跟着，問道：“这柳条箱大沉沉的，盛的是啥金銀財宝？”

家貴解釋道：

“丹丹怕在山里住着进城上店的不方便，我的些旧書全給她搬來了。”

“哦，登登上过洋学？”秦老爹向来是把中学称做“洋学”的。

听老人的語气和声音，很难猜出他是高兴，还是“俏皮”。但是聰敏的家貴深知爷爷在劳动中闖蕩了一輩子，对劳动好的人先有几分喜爱。于是說：

“丹丹家里是个漁戶，她起小就在海上，練了一身的本領哩。”

“唔——，”爷爷又看了看丹丹强壮的体格，相信了孙子的話。

家貴送丹丹回家的消息，不一会儿就在庄里传遍了。这在閉塞的山区——生活平靜慣了的小山村，自然是一件大事。对这一类事最敏感、反应最快的首先要数孩子們。“看新媳妇呵！看新媳妇呵！”街上到处可以听到孩子們快乐的喊叫。随后在秦老爹常年幽靜冷落的庭院中就挤滿了神秘地挤眉弄眼

的小家伙們。第二批赶来的是性急热情的青年，其中有家貴童年时代的好朋友，也有丹丹未来的好伙伴。再停一会儿，庄乡的大伯大叔們，叼着旱烟袋，迈着长者庄重的大步，拖着山地的老鏟鞋走来了。長輩們沒有忘記应有的礼节和尊严，還沒走进院子，就用山里人深沉的嗓音和特有的亲切口气喊一声：“喜鵲叫了，大侄来看家了嗎？”最后，年輕的和年老的家庭主妇們，拾掇完家务，也急匆匆地赶来了。

院子里和屋子里滿是人，全村大多数人几乎都麇集到这儿来了。秦老爹全家在热情的邻里街坊的包围中，只得馬馬虎虎吃了一頓飯。

時間已經有小半夜，大多数客人都已退去。“陣地”轉移到了南屋。这是秦老爹早已为小孙子安排好了的地方。虽然不少客人都已回家，但南屋里以及屋門外的灯影里还是水泄不通。这些人中需要提出名字的有半年前从临沂机械厂下放回家的青年工人左稚平和初中毕业生左凡英。左凡英是这山村里很受小伙子注意的漂亮姑娘。她头一眼看到丹丹心里就涌起了喜悅。在人多紛乱的时候，她差不多很难插上嘴，只是紧挨在丹丹身边坐着，用友爱的品評的眼光仔細打量丹丹：那被海島上的日光鍍上了一层浅黑的皮肤是多么柔細，那黑亮的眼眸和弯曲的眼梢显得多么俏丽、活泼……她輕輕地爱撫着新認識的伙伴的肩胛，听她爽朗地笑，用山里人不能完全听懂的話回答別人的詢問。她的声音真好听，她更喜欢这个海島姑娘抑揚悠长的語調。她一旦欢喜起丹丹来，就觉得什么都好，几乎有些迷醉了。——象左凡英这样年龄

的姑娘，是常常会有这种热烈执着的感情的。

机械厂的下放工人左稚平和海軍軍官秦家貴是童年时期的好朋友。他們在叙述了分別多年来不同的生活境况以后，那被時間和空間隔断了の友誼突然間又連結融和了。下放工人調皮地睜了丹丹一眼，指点着家貴の鼻子說：

“你这个海軍軍官同志，为啥这般薄情，把年輕輕的嫂子一个人撇在家里！”

“这是人家的志願呵！”海軍中尉翹起拇指，朝丹丹那边点了点說。

“你能放心嗎？”下放工人縮縮脖子装做准备挨罵的神情。

丹丹含笑逼視着左稚平，銳利、磊落的眼神把下放工人臊了个大紅臉。

“我为啥不放心？”海軍軍官坦率地說：“她不是孩子，海上的十級大风也刮不倒她。”

丹丹笑着看了家貴一眼，很滿意丈夫这一語双关的話。

只是一个晚上的時間，丹丹就和大家熟識了。她悄悄地問家貴，是不是明天就讓她上坡干活。

“这事我管不着。”家貴笑着說，嘴角朝老家长那边咧了咧。

秦老爹沒有听到这边的談話，脸上已經露出点儿睏意。

“先別忙干活，倒是上民校去給大伙啦啦。”漂亮的左凡英热情地慫恿說，“明晚上，你到民校去好嗎？咱庄里很多妇女一辈子都沒出过山外。她們哪見過海呀船的，丹丹，去啦

啦吧！”她又对家貴說：“家貴哥，你在海軍上怎么打国民党的軍艦，怎么抓蔣介石从台灣派过来的特务？大伙都想听哩。”

夜漸漸深了。客人紛紛起身准备告退。秦老爹立即說道：

“众位乡邻們，多謝大伙賞臉！——家貴，快跟你媳妇送客。”

年輕的夫妇答应着，一直把客人送出大門外好远。当他們回轉身走进大門来的时候，看見嫂子卢翠英站在門旁。

“大嫂，你还没睡，一晚上怎么没見着你？”家貴惊奇地問。

“我不是在家么！”温和善良的嫂子笑着說：“你們早睡吧，我来插門。”

三

海軍中尉在家住了两宿就要回部队。这天凌晨，爷爷和丹丹一同送他到东南山山口（爹是农具手，凌晨就得套牲口耕地，不能送儿子）。当丹丹和爱人分別的时候，神态很爽朗，“离愁”这个字眼在她身上似乎并不存在。也許年輕的夫妻間早已有了默契；甚至可以相信家貴的說法一点也不夸大，这就是：丹丹是自愿到这魯中南的山区来的。她有理想，有自立和做一番事业的驕傲感情，她自幼就生活在大海的怀抱里，她有象海一样闊大的胸襟，也許还可以說她不怕风险，喜欢风险，她的性格爱动，她是不能安靜的，这种性

格使她容易发现陌生环境中的新奇东西，她可能去改变它、触犯它。这种种原因使她高兴地留在山区了。反正家贵已经答应她，每年休假的时候回家来和她团聚，或是在农活不太忙的时候，接她到沿海基地去。那她还有什么值得忧愁呢？加之她性情快乐，又有些孩子气，因此在她身上就丝毫看不到“离愁”的阴影了。

这在秦老爹看来仿佛是难于理解的事，在秦老爹的一生中，看到过许多夫妻的生离死别，不管是幸运的 还是不幸的，一个依靠丈夫生活的妻子，在送别男人时，都常常忍不住眼里的泪水，只是有时怕外人笑话，才强作笑颜，明眼人一看就能明白。——现在倒好，这个海沿上来的野女子，这么甜蜜蜜、笑嘻嘻地送男人到千里以外去，到海防前线去，她却一点也不心疼！秦老爹想到这里也止不住很有些不快。

眼看孙子走远了，秦老爹冷冷地问丹丹道：

“你是上坡干活呀，还是回家呀？”

丹丹不知道爷爷心里想些什么，那冷冷的口气在她看来只不过是表示一家之长的尊严，于是她快活地说：

“你说呢，爷爷？——哎，俺上坡割豆子去吧，凡英早说给我磨下一把镰啦。”

爷爷没有注意孙媳妇脸上娇憨无邪的神态，他对一切人愿意劳动都衷心称许，自然不会反对丹丹上坡。但是作为一家之主，他时刻没有忘记对下辈的教诲：

“傍晚午你早收工回家，别跟大伙摆着劲干，那些没出门子的大闺女有老人侍候着；你可不比她们，你要看光景帮帮

你嫂子。妯娌間不要鬧不和……”

秦老爹的教誨還沒有完結，丹丹“嗯哪”一聲，就象飛一樣往山下跑去了。秦老爹瞠目結舌地望着突然跑去的丹丹，她跑得那麼快，衣袂在曉色中飛舞，短發在晨風中飄動。看到那充滿活力的矯健的身體，秦老爹輕輕嘆息了一聲，自言自語地說：

“野馬，沒調理好的野馬呀！”

一家之主說這話時，並沒有帶多少責備的意思。

自從秦老爹被迫由農具手退居為飼養員以來，只要到山上去放青，他是一向不回家吃晌午飯的。早晨出門時帶下兩塊煎餅，中午這頓飯就對付過去了。

這天中午，丹丹是不是遵照他的教誨，早早地回家幫助嫂子料理家務，他並不知道。

秦老爹傍晚回家時，看見丹丹高高兴兴地唱着，從鍋屋端着一個盤子，跳着蹦着朝外走，攔在石台上。年紀雖老而嗅覺靈敏的爷爷隱約聞到一股香味。丹丹一看見爷爷就高兴地叫道：

“爷爷，趕巧啦，你看，才給你烙上魚子。你尝尝，吃得慣吧？”

“唔——”秦老爹對孫媳婦的孝道十分滿意。年紀大的人有一些可以原諒的弱點，秦老爹也不例外。他喜歡一盃壺中物，也樂意嘗點鮮，只是因為他有莊稼人省吃儉用的習慣，平時不敢輕易破費，才只得逮幾個螞蚱烤烤，解解饞。孫子回來的兩天中，他吃過兩頓燉鯉魚干，覺得很合口味。今天

丹丹又拿出魚子来了，他怎么能不高兴？即使如此，他的滿意也沒有外露。

秦老爹习惯地抽两袋烟，洗洗手，就和儿子在石台两边，面对面坐下了。魚子和白干把老头子美得不亦乐乎。几盃酒落肚以后，他开始絮絮叨叨說个不住，夸一陣孙子，又夸一陣孙媳妇；一家之主为了怕大孙媳妇多心，夸了小的又夸大的。这晚上老头子竟然喝了个烂醉如泥，連飯也沒吃多少，就給丹丹扶到屋里躺下了。

秦老爹从酣醉中醒来后，立即感到口渴和腹中飢餓，头也隱隱作痛。四周異常靜寂，沒有任何声音表明時間的脚步已經迈到了哪里。是半夜？是傍明天？还是天黑才不久？他干渴难耐，夜半更深不便叫孙媳妇，只得朝对面床上唤了两声“貴他爹”。

沒人应声。整个四合院里似乎只留下他自己。秦老爹感觉到一陣孤独带来的酸楚。他摸索着下了床，覺得头发沉，两腿发軟，酒意还没有完全消除。这时候大門突然吱嘎一响，传来了丹丹說話的声音：

“大嫂，明天一起上坡。怕啥？反正耽誤不了老人吃飯。”

“妹妹，压音，別吵醒爷爷。”翠英显得很不安。

秦老爹被飢渴煎熬着，嘴里发苦，唾液差不多快要耗干。

刚关上的南屋門又开了，丹丹来到西屋的窗櫺下。小声叫道：

“爷爷，爷爷，你醒醒，你干渴吧？鍋头上还給你煨着